

這美好的電視一仗

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…」這段節錄自聖經的金句，經常在喪禮上被引用，卻正好用以形容持續了三年的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抗爭。

這場戰役令電視界激起千呎浪，一夜之間，某大電視台的創作組被掏空了一半，見習編劇被逼充當正規；剛踏出校門的電影系畢業生忽然不愁沒有工作；凍薪多年的電視從業員罕有地獲得加薪；有電視台未獲發牌，節目已率先獲百萬觀眾在網上追捧；免費電視市場由一潭死水霎時變得風高浪急；隨著十二萬人上街撐觀眾看電視應有更多選擇，近萬人參與了在政府總部持續了六天的集會，兩星期後再有五萬人在同一地點聚集，要求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索取免費電視發牌文件。連月來支持這場抗爭的，有不獲發牌的電視台員工、影視界從業員、普遍不滿政府施政的市民，還有更多的是衝着兩間免費電視台而來的觀眾。究竟香港的電視出了甚麼問題？

看電視像光顧茶餐廳

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說過，審批免費電視牌照不是發茶餐廳牌照，意味要小心要謹慎。實在看電視倒像光顧茶餐廳，消費低，幾十年來吃的是常餐，餵飽了不知幾多人，當中也不乏港人光顧了多年的經典餐飲，飲港式奶茶如同開機看電視劇，是習慣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電視劇有復仇是始自無綫第一套長篇電視劇《狂潮》，後來有《大報復》、《誓不低頭》，當年沒有人投訴那來這麼多仇要報；練功破繭後易了容，主角由徐少強變顧冠忠的有《天蠶變》，不見得有觀眾抗議「咁都得」；警匪題材是七十年代中冒起的，為求拍攝逼真不惜挺而走險的要數麥當雄，資料搜集之認真一度被家人誤以為他入了黑社會（是他弟弟麥當傑年前接受某媒體訪問時透露的）；故事未完便告落幕的有《輪流轉》，有說這劇的問題出於劇情只見樹葉不見森林，但為看樹葉而來的觀眾也不少，不見得當年的觀眾有選擇，很多是後來買到該劇的DVD再回味；也難忘《上海灘》中的周潤發，老是拿着白手帕拭着鼻，卻從來沒有人說過他跟《教父》中的馬龍白蘭度有點相

似。今天再看兩間免費台當年的經典劇集，不是每一套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只是當年觀眾沒有吃膩了兩台炮製的常餐。



競爭帶來進步

但競爭確實帶來進步。七十年代中三台頂立，無綫、麗的、佳視各自精彩，為了把戲拍好，三台不惜挖空心思。佳視買下武俠小說版權拍成電視劇，創武俠電視的先河，掀起三台拍攝武俠劇之風。面對再沒有武俠小說版權可買的情況下（都被其他兩台買光了），麗的乾脆拍攝自創武俠劇，同樣精彩。至今仍廣為人津津樂道的，有《天蠶變》、《天龍訣》等。

當日佳視擁有的是教育電視牌照，製作的理應是教育電視節目，未幾發現教育電視難以吸納廣告，也加開戲劇節目，好像《名流情史》、《金刀情俠》等，其中武俠劇在三台中一度獨領風騷。可是佳視受制於作為教育電視台的有限條件，要跟其餘兩台比拼有難度，幾度注入資金，卻因資金來源出了問題，抵觸了香港的電視廣播條例，才要結業，跟廣告市場養活不了三間電視台無關（可參考「電視諮詢委員會調查佳藝電視有限公司報告書」），卻成了日後政府拒絕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借口。

平心而論，兩台節目如以市場份額定勝負，無綫無疑佔了上風，但如以節目創新分高下，亞視在八、九十年代到千禧年都屢創下佳績，從《今日睇真D》、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》、《百萬富翁》，到《香港亂噏》和《香港有飯開》，都令人耳目一新兼且刮目相看，一度打亂了對手的陣腳。所以說香港的電視節目過去幾十年毫無新意，是籠統的說法。八十年代在邱德根主政下，炮製了一系列大型歷史宮幃劇，其中《秦始皇》一劇在西安及珠海等地實地取景，當地軍隊協助拍攝，是較早踏足內地拍攝電視劇的電視台。

香港電視業的萎縮

可惜的倒是七十年代尾隨著佳視倒閉、麗的股東易手，一批麗的精英轉投電影市場。1984年無綫成為上市公司，在資金充裕和盡

佔市場優勢下，已穩定大半壁江山。亞視往後廿多年，除了邱德根年代短暫轉虧為盈，以及封小平引入大受歡迎的《百萬富翁》有可觀廣告進賬外，基本上是連年虧蝕。在資金緊絀下，亞視的戲劇組解散，資訊節目那怕再受歡迎，也會因製作費問題而無疾而終，《香港有飯開》便是其中一例。餘下來能夠製作的就只有清談和時事資訊等成本不高的節目，大型的綜藝節目一年也只製作一至兩個。當自製節目不多，已經大大失去作為一個免費地方電視台的代表性。近年亞視更不時播出一些國內單位的聯歡晚會活動，這些由亞視製作的綜藝性節目，其實是為某企業或單位宣傳的成份居多，把香港的電視台淪為內地企業的 production house。

香港曾經是內地和亞洲地區電視台仿效的對象，香港的電視精英更曾協助東南亞地區成立電視台。八十年代，珠江口岸的電視觀眾，都不大愛看當地的節目，反而喜歡看香港兩個免費電視台，令廣東省的電視領導人不得不面對現實，來到香港取經。後來廣東省兩台之所以成為國內率先改革的電視台，全因為受到香港的電視節目啟發。今天內地的電視節目由戲劇到綜藝都遍地開花，香港觀眾在網上追捧這些節目的也不少。反觀香港，有能力的台前幕後電視人欠缺可發揮的平台，他們少說也在這個行業累積了十多二十年經驗，假使再增發第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無望，餘下的兩個新領牌電視台又只選擇性並限量製作某類型節目的話，一度令香港引以為傲的電視業勢必逐步萎縮。

電視台命運的定斷

再說內地的電視台除了受到香港電視節目的衝激而改革，亦因為中央在九十年代中決定實行市場經濟改革，所有昔日由中央供養的大小電視台要逐步「斷奶」，想生存的話便要由市場供養，跟香港的電視台要靠好節目吸納觀眾和廣告客戶無異。這還不只，政府又增建新的頻道和電視台，讓他們與舊有電視台競爭，讓表現不濟的受到自然淘汰。現時內地電視台也以收視定生死，節目排在榜尾的會被淘汰。內地過去實行計劃經濟，事事要規管，今天由市場去定斷電視台的命運（當然政治上仍由黨把關），是大勢所趨。反觀香港是個自由經



濟市場，政府偏作不必要的干預，為市場企劃一番，以防止惡性競爭、避免有電視台倒閉云云。是香港的電視有病了，抑或香港政府有病了？

弄到今天這個民憤沸騰的田地，除了政府獨斷獨行、有法不依、與民為敵外，兩大免費電視台也難辭其咎。節目被批評質和量都下降，員工工作環境苛刻，歸究背後原因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有電視台員工形容過去十年是一場浩劫，沙士是天災，只短暫影響廣告收入，新班子上場是人禍，影響才是最深遠，新政策下製作條件和創作空間進一步收窄，不為甚麼，只是為了向股東和投資者有個好交代。如今電視台即使急謀對策，改善員工福利、開拍另類模式的節目、加強力度宣傳，恐怕還要重建在觀眾心目中的形象。兩台現已成為市民公開揶揄的對象，值得深切反思。還記得1987年時亞視發生火警，邵逸夫作為無綫主席，當夜便前往慰問邱德根，並主動提出亞視可暫用無綫的錄影廠進行節目拍攝，邵更在邱陪同下一起巡視火警後的現場。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，亞視一隊新聞攝製隊在天安門廣場留守到最後一刻才離開。凌晨當他們平安返抵香港時，在機場迎接他們的除了市民，還有無綫新聞部主管黃應士，黃逐一與抵埗的亞視員工握手，看見亞視新聞部主管包雲龍時，黃上前擁抱他。當年兩台何嘗不是鬥個你死我活？企業的良心和形象不是硬推宣傳便可以，此情此景此風度，今天恐怕難在兩台找得到。

發牌事件至今已一個月，雖然還沒有定案，卻喚醒了港人關注社會與自身權益之心。對香港而言，這場電視風暴何嘗不是一場浩劫？這美好的一仗冒必要打下去。

李茜
資深電視人